

疏劄啓

晚悟集  
義

앞표지 뒷면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三目錄

疏

寇退後陳所懷疏 丁卯

第二疏

辭持平疏

再疏

請賑西路饑民疏 戊辰

辭文學疏

辭弼善疏

辭掌令疏



請遇灾修省仍辭職疏 己巳

請寢追崇仍辭職疏 辛亥

再疏

成歡驛復設時陳弊疏 甲子

劄

伸救司諫尹煌劄 三司聯名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三目錄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

寇退後陳所懷疏 丁卯

伏以往日之事尚忍言哉以二百年禮義之邦  
堂堂千乘之主下從犬羊之約誓此寶宗  
社莫大之耻臣民難雪之憤凡今廟閣之臣  
均有辱國之罪而無狀小臣待罪言地不能奮  
忠效義碎首力爭甘當世衆口之唾罵貽後日  
公議之譏笑蒲心憤忸歷日靡措生固不如死  
而死且不瞑於地下矣臣今罪釁山積何敢復

玷臺端開口論事而方今 國家淪亾之禍迫  
在朝夕大小臣隣奔走竭力臣於此際拘於語  
嘿之常節而終無一言以自效則是重負我  
殿下於呼吸存亾之日茲敢略陳懲前毖後之  
謀及時自疆之策仰瀆於 紘纆之下伏願

殿下少垂察焉臣竊料賊衆不過十萬而上拒  
天朝傍備西撻來犯我境者纔數萬耳以數  
萬之兵不得連營於千里之外雖三尺之童亦  
知之矣臣之愚意以騎步一二萬據塞臨津令  
兩西兵糧盡入於窮山險僻之地賊旣深入之

後連結毛兵遮截清川則賊前不得鬪退無所  
歸不過數旬可使隻輪不返而備邊諸宰未能  
及時謨畫竟使君父罹播遷之厄生民遭虔  
劉之慘此臣之所未辭也有兵而無糧雖孫吳  
亦不能爲西關旣潰海西之糧不過爲資盜之  
物而平山之積不移於臨津海州之侍不入於  
江都趙琦之軍千里運糧皆有飢色而惠廳所  
儲之米不卽移饋竟付於一炬之火李曙之卒  
朴瑞之兵關東之軍虛守漢津而不使就食京  
倉俾內地之民疲於轉運而京師所積盡爲亂

民之所蕩此又臣之所未解也兵務在精不務在多多聚無用之軍徒費有限之糧非所以持久之道也狂寇猝發勢若風雨沮遏奔鯨蓋亦難矣然賊之所利在於速戰我之所利在於堅守堅守之要在於督帥諸將固守要害而漢津非險阻之地戍兵多老殘之人以不擇之兵守不急之地奄過數月糧儲已罄賊若退據浪西留屯不去則欲罷而有乘虛之虞不罷則無繼糧之道矣不幾於多兵適所以取敗者乎此又臣之所未解也嗚呼既往之失雖不可追而將



來之功庶幾可收今聞唐船十三隻來住定州  
十五隻又泊安州老江云此天欲祚我東方便  
賊自送死耳前後挾擊此正其機臣以爲亟令  
兩西諸將分據沿路險阨之地使賊不得傍抄  
又不得潛遁而密通毛營協勢追躡相機而戰  
又撤漢江之兵進守臨津而只留精兵一萬設  
營置壘以爲固守之計至如諸道軍糧嶺南則  
輸置於可興兩湖則舩運於臨津或豐德或碧  
瀾渡以除陸運之弊而抄出老殘軍數千定一  
將領監運諸處軍糧於都元帥及西北軍所俾

無匱乏之患則今日事勢雖極危迫亦不至都  
沒措畫寧有終不可振之理乎大抵禦敵之道  
莫重於關防足食之方莫要於屯田故充國之  
於金城孔明之於渭濱深謀遠略何所不及而  
必以此爲先務者蓋有以也臣愚以爲必以安  
州爲監營凌漢爲兵營擇置精銳預授方略使  
之首尾相救而申飭有司別設一司措畫穀種  
及農牛田器使兩西之民處處設屯且耕且守  
則始耕之日民賴以生登塲之後官受其利一  
年之間雖不至千倉萬箱而得庾得斛皆是料

外之穀其有補於調度可坐而策也嗚呼兇醜  
匪茹敢抗 大邦吞噬全遼假氣自大我雖窮  
蹙靡騁之日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况以我國  
積累之勢兵甲非不多也糧餉非不足也器械  
非不精也 王綱未甚陵夷民心未甚離散

君臣上下苟能同心戮力以死自誓則縱不能  
奮揚威武蕩滅醜類猶足以堅壘高壁遏窮寇  
隲突之勢而計不出此乃反墮其術中賂以金  
繒質以王第束手乞憐苟冀朝夕之不亾從古  
講和皆是無遠慮者姑息一時之計而其軟異

苟且未有如今日之無謂也方其與賊議和也大小羣情且喜且懼喜者幸其無事懼者慮有後患而虜使纔退憂者少喜者多舒緩寬縱略與平日無異如此者未必不以羈縻爲一毫可恃之道然此又不思之甚者也此奴之與我和本欲弭躡後之憂專力於西向而其投鞭鳴江之心未嘗不切于中苟有可乘之機則豈寧於一時虛糜之舉而不爲之動也且奴入我境窺見我之底蘊慣知我之虛實恣行兇暴惟其意之所欲則有何憚畏於我而歛手繫足隔水而

不敢再窺乎以臣策之賊之敗盟夏動近則數年遠不出五年但未必今冬與明春耳苟不於此時孜孜矻矻不遑寢食以爲自強之策則廟社必至丘墟民庶必至魚肉臣妾必至奴虜地坼天崩之慘有不忍言思之及此豈不凜然寒心哉宋臣朱熹之言曰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蟠而進退皆得我以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又曰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可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彊

自力於進爲而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應  
矣其守之也必不堅其發之也必不勇者哉言  
乎此誠靖康以來敗事之通患而尤爲今日之  
所當鑑戒也伏願 殿下斷以義理之公參以  
利害之實毅然奮發幡然改圖罷黜和議獎茲  
臣隣積誠心以導之於上立組綱以振之於下  
使內外大小曉然皆知 聖上之心孜孜於酬  
怨刷耻而了無一毫可恃以爲遷延中已之意  
則凡有血氣者孰不懽欣躡躍侷心殫誠爲  
殿下致死力乎奴賊聞之未必不爲之氣挫而

目前侵陵之禍異日摧陷之患或可以少緩矣夫如是則理得而勢全名正而實利其與姑特必不可成之虛計而坐而待亾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臣本腐儒不學軍旅縷縷所陳率皆迂濶膚淺之論然不但臣之愚見如此廷臣之有心計者所言蓋多如此信乎大義不可易而公議不可掩也伏願 殿下下臣此疏于廟堂其有可採者亟令施行無如今日之事過而後悔千萬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謹昧死以聞

第二疏

臣嘗讀宋史兀朮北歸李綱進言曰願陛下勿以敵退爲喜以仇敵未報爲耻盖有耻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仇敵可滅社稷可保也惟我國家以一時權宜雖緩目前之禍而島棲之窘脅盟之辱已爲萬古難雪之耻况虜情叵測反復無常一夕安寢而秦兵又至者安係其必無乎此正君臣上下臥薪嘗膽改心易慮奮不顧身之日而虜退之後恬嬉猶前未聞有一事一政可以慰悅神人之望激動忠義之氣者未知如此委靡將欲置國家



於何地耶臣愚前後所陳都歸紙上空言何  
敢日事煩聒以重瀆撓之罪而第臣忠愛之心  
根於天性憂憤之情倍於恒人寧畢其說而受  
妄言之誅不忍坐視國勢之阡於危亾茲敢更  
陳瞽說而不知止焉其所欲言極陳者今亦有所  
不暇及也臣竊以爲天下之事莫不有機一失  
其機悔不可追 殿下自臨御以來事之失機  
者多矣以致紀綱日紊風俗日澆百度解弛莫  
可收拾若於今日又失其機則竊恐危亾之禍  
終不可救矣今日事機之甚急莫切於擇帥臣

謹防守節財用收人心四者而四者之要又在  
於根本之先定夫都城者 國家之根本而政  
令之所出也賊騎未至旋卽棄城賊騎已退迄  
未 回鑾 天步久窘於泥露汗號莫及於四  
方使遐外之人動於訛言而未定疑懼之心畿  
輔之民疲於轉輸以漸失耕作之期 廟筭所  
在誠未可曉臣愚以爲 車駕卽日還都擇遣  
帥臣分據險要撫諭百姓專意農業則賊知我  
有自強之謀而不敢遲留境上民知上有可恃  
之勢而亦得奠保故居一舉措之間精采立異

重恢光復之業因此可期矣 內殿 東殿雖  
或姑徐而 車駕之還不容暫緩此機之不可  
失一也近日 國家用人之道內重而外輕勳  
臣名士布列清班宿將驍帥偃息內地西關一  
帶所選任者一二元帥之外舉皆茸闌昏憤之  
類一事莫措一卒未鍊虛守孤城有同兒戲纔  
見賊鋒東西閃避中開一條大路縱賊乘勝長  
驅直逼 君父而莫之念焉此輩之罪萬戮猶  
輕而原其所以致此則亦由於 朝廷之處置  
失宜也臣聞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國事至此豈非注意新之日乎伏願 殿下勿  
拘清要近密之班急擇文臣之器堪領衆者武  
臣之才合牧民者分爲兩西州郡之長仍於大  
臣中揀出謨畫膽略爲中外所倚重者爲都體  
察使不以文法拘持許令便宜從事獎率諸將  
撫綏邊情積貯糧餉分據險要又開廣屯田募  
民就農無事則植戈而耕寇至則悉出以戰約  
束豫定威信并著則投之戰場無不如志進可  
以摧鋒陷陣退可以堅壁固守設有狂寇猝發  
之虞豈至如嚮日之觸處糜碎束手待囚者乎

此機之不可失二也海西之地最近畿輔實  
國家之門戶賊路之咽喉也臨津雖非天塹亦  
足恃以爲固而沿江上下但有羸兵數千器械  
破綻糧餉罄竭人無固志皆懷潰散賊若長驅  
深入如粘罕兀朮之爲則雖使頗牧爲將良平  
爲佐茫然不知所以爲計矣臣愚以爲 車駕  
還都之後亟發內地精兵一二萬以益臨津之  
守申令近地守令多設土城木柵叅錯相望并  
力協守則襟抱固密人心有恃而不恐彼雖莫  
強之敵必當首尾牽掣不敢飛渡江矣此機之

不可失三也 國家經用在平日尙患不足况於戎興之日乎西師餽餉之費毛將接應之須奴賊徵索之物不知幾何而八路蕩然財力已竭前頭責出不啻童殺况今春澇已極夏旱必至兵革之後例有凶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愚以爲亟命 廟堂反復裁量上自 祭享御供之需下至百官廩祿百工稍食悉皆節之又節以省煩費量入爲用俾存贏餘一意全力於固邊之策各司貢物不輸於版曹而付之體府雜色價布不入於騎省而歸之防戍又如諸宮

家蘆田魚鹽等稅一切八補軍餉雖粒米斗粟  
斷當及時收拾善爲措處然後可以濟日後無  
窮之費此機之不可失四也 反正之初蕩滌  
廢朝逋欠蓋是仁政之大者而令下四年終不  
得行各樣未收之散在民間者次第催捧大惠  
已壅大信已失民情之呼冤勢所必至况自號  
牌之後貪官污吏賣緣作弊哄嚇侵督無所不  
至富者納財而圖免壯者駭散而之他貧民之  
不能自免者苟充其數而未及出境逃亾相續  
怨讟朋興氣象愁慘嗚呼 國家之所恃而有

萬一之望者人

何望焉臣愚以

旨速欠則或中

俾無如前壅闕

考齒分類抄為

弊外此軍功爵

畫一之規有司

之義則人心胥

只在於此此機

曰患到目前始



而因循此正今日之所深戒也伏願  殿下勿  
以賊至而輕動勿以賊退而苟安勿以國小而  
自危勿以勢屈而自沮究觀前史興復之主所  
以處患者如何所以自修者如何何以使羣策  
畢集何以使衆材畢進堅立大志期追前武內  
修政事外嚴武備  燕聞之所深思朝晝之所  
猷爲惟在於漸羞洩憤而不以一毫宴安怙愒  
之心參錯於其間則內外之臣亦各自勵舉措  
施爲漸有條理以之治兵兵無不精以之理財  
財無不裕而恢復之事可以惟意所向何患醜

虜之難制而國耻之未雪也今之議者每以兵少爲言然都監砲手武弁出身不知幾何而梟健之徒盡役於私門數百年養兵之意果安在哉臣愚以爲今日所謂精兵無過於出身雖除老殘猶可萬餘悉爲收入以充禁旅如唐太宗時皂衣玄甲分配麾下之例厚其衣食之資養其超距之氣申之以約束結之以威信則彼當啣息感義忘身殉國必不如凡軍之望風奔潰矣不知廟筭安出而捨此精兵徒爲是玩寇耶朱子曰沮國家恢復之大計壞邊陲備禦

之常規者皆講和之說也若恃一和字而志不  
先立計不素定因循頽惰不能自強則大義不  
明無以存天下之大防而知日以昏計日以絀  
氣日以餒治兵理財之政皆如畫脂鏤冰無着  
手處其於酬怨刷耻之機不浸近而逾遠矣豈  
不大可懼哉噫難成者事也易失者機也苟失  
其機噬臍無及嗚呼 殿下懋哉懋哉臣不勝  
爲國眷眷之誠謹昧死以 聞

辭持平疏

伏以臣以至愚極陋猥膺出疆之役服勞無絲

毫之細而負罪有丘山之重寤寐怵惕靡所底  
綦不意 聖恩罔極特除臣司憲府持平臣在  
途拜 命驚駭懍惕誠不自知何以得此於  
聖明也仍竊伏念人臣事君不擇夷險東西南  
北惟命之從雖有不世之功固是職分之所當  
爲况臣於是行承 命而往傳 命而還曾無  
一事少稱任使其得遐辱 命之誅已爲私分  
之大幸何可以堂堂言責復加於屢試無用之  
身有若酬勞紀績者然哉且臣稟受虛弱疾病  
侵尋下血眩暈是臣半生痼疾而又於本月之

初添得嘔逆之證眞元大脫氣息艱通自甌山  
抵京城纔七日程而寸寸前進尙嵒復 命臣  
之逋慢之罪益無所逃矣方今 天步艱難存  
此一髮大小臣隣莫不奔走効力臣雖無狀豈  
不欲得佐下風圖報萬一而第臣所處以公則  
有難冒之義以私則無可強之勢茲不得不冒  
昧號訴伏乞 天地父母曲垂照察憐臣憫蹙  
之情非出於虛讓 特許鑄改以僂公私不勝  
幸甚臣無任激切懇款之至

再疏

伏以狗馬之疾洽已數十日而下血嘔逆日甚  
一日頑痰塞膈氣息難通達曙依壁不能成寐  
竟日伏枕欲臥不得蓋緣臣稟賦虛弱受傷有  
素脾胃一敗百證叢發不可以旬月之調治而  
望其差效也欲趨趨 肅則病勢難強欲專醫  
治則罪涉逋慢茲將危懇冒煩 天聽而調理  
察職之 命遽下於夢寐之外臣誠感泣悶蹙  
罔知攸措夫風憲之官爲 國綱紀雖使言議  
正直風力康莊者當之猶難稱職如臣者以庸  
陋之姿抱難醫之疾進之旣無所補退之又無

所損留之只辱 清朝去之庶安私分未知  
聖明何有於垂死無用之一微臣而靳許至此  
乎臣今朝夕莫保之狀非一時飾讓之辭實同  
朝之所共明知也伏願 聖慈憐臣微懇遞臣  
職名俾得安意調治於田廬之中則 恩波所  
濡死草回蘇豈勝幸甚

請賑西路饑民疏

戊辰

國運不幸上天降割兵戈甫定饑饉荐臻仰惟  
聖上宵旰之憂俯念同胞顛連之患未嘗不  
太息流涕也臣今於 德安陵奉 命之行尤

有所目擊而心痛者西路飢民之流八關北者或八九爲羣或十數依隊扶老携幼纏屬不絕鶉衣菜色已成鬼形見臣遮途而泣曰歸報

朝廷活我百姓其東顛西仆奄奄垂盡之狀不多日必將盡於溝壑矣又聞往來人言則陽德孟山之路餓殍遍野烏鳶聚而食之皆是西民之流離者云以此推之則去年荒歉雖是大同之患而西路之尤酷可知也臣仍伏念西土之民新經大亂瘡痍未起而顛壑之憂一至於此朝廷若不及時措畫涸轍餘氓決無保命之



望 殿下爲民父母未知將何策以濟之耶臣  
愚妄料亟命 廟堂商議盡棄列邑倉實不足  
則卽發見存軍儲以繼之固無不可也或者曰  
軍餉所以備不虞不可輕許臣獨以爲不然國  
家之所恃者民有事則民盡兵也無事則兵亦  
民也何可以兵民異視而爲軍兵日後備使斯  
民盡劉於目前而莫之恤也宋建隆中楊泗大  
饑沈倫使吳越歸請貸軍儲百餘萬斛以賑民  
宋祖卽命發廩貸之此可謂深知兵民一體之  
義而後世人主之所當師法也臣於此又有所

懷焉西北之地素稱肥饒而兵凶之餘田功全廢沿路所起墾殆不能十之一雖當豐年穰歲便同無麵之餽飪其有呼庚之歎一也宜令道臣知委列邑貧民之不能資業者隨便助力無至失農流民之無所依賴者別於闢曠之地大備農具分屯勸農如曹操許下屯田之法使之自食其半官取其半則實爲安集拯濟之良策而異日足兵足食之道未必不肇於此矣臣愚衷所激不以越俎爲嫌敢此陳達倘蒙 殿下恕其狂妄而另加採施焉生民幸甚 國家幸甚

甚

辭文學疏

伏以臣以疾病沉漸無路供仕之狀不避瀆擾  
重煩哀籲非惟不蒙 矜從新 除息命又出  
分外惶恐悶縮罔知攸措夫爲官擇人政體之  
所宜重量而後進臣分之所當勉矧茲 書筵  
出入之職有輔導箴規之責宜慎其掄選以授  
其人豈如臣學識踈荒聞見固陋者所可容易  
承當哉加以犬馬之疾閱月彌劇精神昏昧氣  
力委乏方在絕食僵伏之中時日之內決無燕

對納誨之望伏願 聖慈特加矜諒亟賜遞免  
以重官方以便私分幸甚

辭弼善疏

伏以微臣歸掃松楸之懇已達 孝理之聽而  
所患吐血諸證尚爾沈痼僵伏旅次末由登程  
情私莫伸祇自南望長慟不意 天恩罔極又

除臣本職揣分度義益增震懼豈不欲勉策  
疲病進參輪講之列而惟是犬馬之疾有加無  
減精神內耗氣力外凋決無復起爲人之望緣  
臣疾病沉漸之故 書筵重任不宜久曠伏惟

聖明天地父母曲垂矜愍 亟命鑄改俾尊  
調治得遂前懇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辭掌令疏

伏以臣退伏田廬疾病沉痾方以蒙 恩遞職  
爲幸不意今者伏覩承政院所奉 聖旨以臣  
爲司憲府掌令乘駟上來者臣聞 命震駭無  
地措躬嚴畏分義不敢稽留力病登途寸寸前  
進離家三日纔到尚州地而一番動作宿病轉  
劇下血眩暈呼吸喘促之證色色侵苦自量氣  
力決無及時向差之望設使大勢稍降眞元已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三  
一  
脫形殼徒存強意冒進實有生行死歸之慮茲  
敢不避猥越疾聲呼籲於 天地父母之下伏  
惟 聖慈諒臣之情憐臣之病亟收新授職名  
使得安意調攝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請遇灾修省仍辭職疏

伏以臣滓穢賤質遐陬寒蹤幸際 熙辰過蒙  
恩寵前後踐歷無非諫諍論思之地而才識  
淺薄言議庸雜上不能裨補 衮闕下不能糾  
遯官邪如醉如寐苟度時日循省旣往愧惶徒  
切又於千萬夢外伏承栢府 除命促命臣聚

駟上來臣不敢知 殿下則哲之明何取於已  
試不效之愚臣而復欲引置近密之地乎感激  
之深不知所以措躬也臣竊伏念 國運不幸  
天心未豫去年之歉振古所無而今年之災甚  
於去年亢旱於春禾稼卒瘁大水於夏田疇蕩  
析仍之以雨雹之變地霜之異以臣沿路所聞  
見而言之嶺南一路五穀俱損或苗而不穗或  
穗而不穎而晚種尤甚旱田水田頓無掛鎌之  
處踰竹嶺而入洪清則有甚於嶺外及到畿甸  
又有甚於洪清流民丐乞連絡道路火賊殺越

亦頗有之比及明春人類將盡驚心慘目有不  
忍言是何 聖明在上憂勤惕厲而降災之慘  
若是酷耶嗚呼 國家當此無前之變極否之  
運誠宜大加警動大有振作毋循平日常規特  
爲別樣舉措救民之飢汲汲如救焚拯溺而後  
可以濟此屯艱臣之愚意以爲總計戶曹南漢  
江都見存米穀幾何三南監兵營及統營所儲  
米布幾何又總計一年經費及客使不時之需  
幾何執其摠數詳加分俵如使見存米穀足支  
此數則今年收稅盡爲蕩滌於民間如或未準



此數收捧半稅於諸道中不至大失稔處以支  
一年經費之用則不必區區於貢物之全減量  
減而八方之民均蒙惠鮮之澤矣至如賑恤之  
政乃是次第事而都城則賑廳所儲自足爲用  
外方則守令或捐私捧或募空帖多方措畫必  
無不濟之理是其一舉措之間可以起死而回  
生人心胥悅天怒可回而但恐 朝廷愛民之  
情不如惜財之心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耳嗚  
呼天下之千變萬化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孟  
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此也 殿下苟能遇

灾警省嚴恭寅畏敬天勤民一出於至誠惻怛則子思所謂天地位而萬物育董子所謂陰陽交而風雨時者庶幾可致而今日之艱虞乃至於此臣有以窺 殿下治心之工猶有所未臻其極而然也伏願 殿下惕然愧懼慨然奮發責已如成湯側身如周宣而必先用力於根本之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虛閒靜一之中恒存戒懼之工幾微萌動之際益務省察之方一念之發也必先察之曰此果出於天理之公乎一事之應也必先思之曰此果合於義

理之正乎知其出於天理而擴之則擴之惟恐少闕知其合於義理而行之則行之惟恐不力勿爲私欲所汨蕩亦勿爲外誘所擾奪不敢有一毫放過亦不敢有一刻間斷今日如是明日又如是俛焉孜孜至於積真之久則方寸之地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洞然無有私邪之蔽而措之事業無所爲而不知其志苟如是則何畏乎天灾何有乎民怨哉臣嘗聞先儒之言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夫經筵人君講學之所而接賢士大夫之地則其研

究經義輔導聖躬之工固不可一日廢也而近因  
玉候違豫不接臣僚凡幾日矣臣固知 聖德  
天成無藉乎諸臣薰陶之力而深宮獨處之中親  
愛狎昵之際安知無天理漸消人欲漸長之慮乎  
方今 聖體未復故常風日漸近寒冷雖不得開  
筵進講一如平日而時於燕閒之夕靜寂之夜引  
入侍從喉舌之臣未復講書只要從容相對或討  
論經旨或商確機務則不惟於涵養本原之功有  
些裨益其於導宣壹鬱開納陽明之道亦未必無  
補矣伏願 聖明留念焉嗚呼今日國事岌岌甚

矣正當 君臣上下改弦易轍共趨時務之急  
以答天人之望而顧一時氣象怠慢懈弛無復  
有淬礪奮發向前擔當之意臣言念及此未嘗  
不仰屋而長吁也然其警動振作之機惟在於  
殿下之一心故欲以修省之實爲今日弭災  
之方誠以 殿下之心苟得其正則上而天心  
悅豫下而邦命鞏固民愁可以紓兵憂可以解  
而羣賢彙征績用咸熙比如網舉而目張領挈  
而裘順朱子所謂治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  
爲力者豈虛語也哉顧今弭災之道救飢之策

諸臣已多言之繼此而至者又將相續於公車之下如臣駑下有何忠言至論可以副殿下之望而動殿下之聽拭目擊天變之慘不勝憂懼之至輒貢蕘說如此倘蒙聖慈恕其狂僭而特賜採納焉則非惟臣一人之幸實國家生民之幸也臣竊有所懷焉臣之昏憤無庸供職不稱之狀聖明之所嘗俯燭者無容更事瀆擾而第臣犬馬之疾兼以驅馳之勞元氣大陷精爽全耗頭疼如割膈痞如塞種種危急之狀疊發層出僵伏旅次轉側須人如此而敢望

束帶纓冠出入 周衛之中乎是用不避猥越  
仰煩扣顙伏乞 聖慈察臣無用之實憐臣垂  
盡之狀亟 命遞改以優公私千萬幸甚

請 寢追崇仍辭職疏

伏以臣病伏田廬與死爲隣 仙寢移奉而竟  
闕廠衛之儀迎孽肆發而莫效鸛逐之誠因灾  
求言 聖教懇惻而又不能罄竭愚衷少紓

側席之憂人臣分義至此掃地居常慄惕恭俟  
嚴譴不自意栢府華銜遽降於奄奄垂絕之  
中臣罪如山 聖恩如海祇奉 召旨感涕自

零顧念私分不敢一向撕捱忍死登途寸寸前進凡歷九朝暮而始達都下臣之違慢之罪益無所逃矣仍竊伏念今日亢陽之灾尙忍言哉累歲饑荒之餘荐以數千里之旱萬姓罄罄若將莫保朝夕民既不保國將何依 殿下以藐然之身寄於億兆之上忍見無辜之日就於死地兢畏憂勤之心固當靡不用極而乃以 避殿減膳撤樂等數者欲爲應天之盛節殊非古聖主以實不以文之義也臣又於途中伏覩備忘記下者玉堂多官並 命拿鞫定罪噫此



何舉措也 殿下逢天之怒而莫之懼 遇民之  
怨而莫之省 反加譴責於論思之臣 臣恐君道  
日亢 國事日非 人心日離 而忠言讜論不復聞  
於 殿下之庭矣 夫 殿下之欲爲追崇發乎  
尊親之至情 而廷議之以爲不可者 欲 殿  
下之止乎禮也 人臣事君 貴乎以禮 如使言無  
可否 事無是非 而惟 殿下之從 則將安用玉  
堂爲哉 臣聞之君子 不以親親害尊尊 親親恩  
也 尊尊義也 義之所任 恩有所屈 今茲之舉 其  
於親親之道 固可謂至矣 而第未知十分無害

於尊尊之大經大法乎昔曹魏之制法也有曰  
後嗣有由諸侯八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宋子  
於綱目特書與之蓋恐以恩掩義也 聖上卽  
以支孫八奉 宣祖之統所生之當爲私親其  
義繳然而誠孝所蔽不自知其爲過不問義理  
之如何不待公議之歸一必欲行曹魏所不爲  
之事臣竊傷之傳曰人事失於下則天變應於  
上今日人事之失孰有大於此者乎伏願 殿  
下上念 宗統之不可紊俯循禮制之不敢違  
翻然覺悟剋抑至情快從公議痛謝前非使後

之論禮者不敢爲異辭則日月之覈萬目皆仰  
人心所同天心亦豫收譴爲祥民安物阜之效  
可馴致矣豈不盛哉臣誠腐迂無所肖似言論  
風采俱不足以上格君非而冒熱驅馳之餘宿  
疾重發坐則喘促食必思嘔有時昏倒不辨四  
到以此病勢實無陳力就列之望伏乞 聖慈  
特令遞斥臣職以重公器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再疏

伏以臣犬馬之疾所不敢更溷 天聽而再呈  
辭單見阻於喉司纔八 睿覽又有出給之命

恩出分外益增震悸目今合司交章方講莫  
重之禮旱魃肆酷將有親祀之舉在廷臣僚  
罔不肅恭奔走而臣抱必死之疾無生全之望  
委頓旅邸無計供職臣之罪戾至此大矣臣雖  
至愚粗知君臣分義若非病勢已到十分地頭  
何敢屢貢封章瀝懇哀籲自陷於欺慢之罪哉  
臣之朝夕難保之狀同朝之所共明知伏願  
天地父母憐臣切迫之懇亟賜鑄改之命使  
此瀕死之臣免爲旅舍之鬼則自今至死之日  
皆殿下之賜也臣無任屏營戰灼之至

成歡驛復設時陳弊疏 甲子

宣教郎行成歡道察訪臣申達道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謹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臣於  
上年十月伏受本職 除旨閏月馳進成歡驛  
館舍荒廢已久靡所止泊不得已姑就長命而  
葺任焉蓋因前任已行之例而職名成歡身任  
長命伏不勝萬萬惶懼之至臣竊觀成歡為驛  
直接畿輔寶湖嶺往來之要衝也大小使命許  
多官行其他貢膳文簿之因公去來者皆由是  
路而人馬有限使役無窮未及責應鞭撻狼藉

此皂隸之所以流亾而館宇之所以荒廢也雖  
 在平時實有難支之勢况今經亂之後公私凡  
 百蕩析無紀者乎以 國家多事而言則使命  
 之繁劇倍於平日以本驛凋瘵而言則物力之  
 殘薄甚於曩時今若難於更張仍循不復則沿  
 路列邑替受驛役而使客來往其路曷絕脫有  
 火速之命飛傳之牒未知將何以應之耶臣自  
 受任以來不敢專以攻駒為事勉思所以仰副  
 朝家特授之意不揆愚拙積竭心力招集流  
 亾鳩聚材瓦疏拓舊基為復設館舍之計實非

殘郵薄力所可容易辦得是庸惶悶然設使館  
宇粗完積年荒廢之餘百弊成痼民不堪命如  
不及時矯揉則已始之役勢難垂畢而不無如  
前渙散之慮茲敢不避猥越姑撮目前緊急之  
弊開錄于後伏乞 下詢于廟堂商度施行俾  
傳 命之地不至中絕復設之役得免還廢幸  
甚

一本驛正當三路要衝凋弊甚於稷山而自  
稷山縣刷馬減下之後大小使役專貢於  
殘驛以有限之人馬應無窮之使客日不

暇給勢難支保自 廟堂別加變通事

一本驛所屬如長命金沙皆小路也丹坪惟

鳩只當內浦之行人馬雖不多應役亦不

難而惟成歡金蹄廣程敬天平川等五路

上接京畿下連湖南自上而下者騎馬於

稷山遞馬於礪山自下而上者騎馬於稷

山直達于京城其相去皆七息程而中無

遞馬處纔經一二使行則人必疲惱馬必

顛蹶此本驛所以難支而多年空廢者也

自今以後依平時例大小使行使之交遞



於京畿初面佳川驛而如有違法過站者  
自 朝廷從重勘處事

一驛卒復戶八路通行之規而稷山則以爲  
新移驛卒必無自耕田畝不欲施行新集  
殘隸長在道上既有難堪之苦而又有田  
結偏當之役其何以安意奠接乎臣謹按  
法典內驛卒私耕田十七事并五結復  
戶而若自耕不滿五結則取隣近人所耕  
充其五結之數以此推之則雖非自耕不  
可不依裁省廳 事目給復而况本驛空

廢之後流隸之移接他境者不忍永棄祖業或往來耕種或許人半分其身既居他境則其勢不得不移錄於他戶而縣官一切牢拒雖其自耕無意給復大違朝家恤驛之本意自廟堂各別查處事

一各驛之有公需位田猶各官之有衙祿位也大路則二十結中路則十五結小路則十結而經亂以後各官書員諉以陳荒頗以民結出稅故如本驛大路位田未滿七結其何以內備攻駒之資外給公行之需

乎宜令各官公需位田畝依 法典分大  
小路以起耕處一一劃給事

一大小使行既有各官騎率而羽笠丘從雙  
雙其間書者馬頭又隨其後雖在太平無  
事之時不過盛使客之威儀而美閭里之  
觀瞻真所謂虛文而無益於實事者也况  
今公私蕩竭之日尤豈可以書者馬頭等  
不繫名色一一責立徒費列邑之供億而  
益添殘驛之痼弊乎自今以後雖監兵使  
及奉 命重臣雙牽馬外勿許濫帶如有

濫帶者與濫騎同勘事

一本驛近處有廢東宮農庄數百石之地而盡為陳棄臣已於今年春略具農牛田器穀種令驛底人民漸次起墾限十年許令免稅俾新聚殘民得有依賴事

一每貳年別定差使員點考各寺奴婢者所以防公私賤落漏之弊不可不嚴明而至若各驛奴婢則察訪每於春秋巡驛之時逐名查櫛付之形案如此而又有差員之點考則農節聚會貽弊頗多凶年供億為

費不貲所點人口比形案無加損而只添  
殘驛擾民之一端臣之所屬各驛奴婢已  
於赴任之初查點屬案依此修送於差使  
員處以除奴婢目前之弊事

允此七條爲本驛眼前之澆而七者之中  
復戶尤緊驛卒保存之策專在於此而田  
畝之結在民戶則雖一結之小本官之所  
懲頗多在驛卒則無與於本官故貪污之  
輩視同已物不有國法惟意低昂從前察  
訪置之無可奈何低心屈首苟度時月此

不過除授之際例以如臣孤陋庸下者  
備數差遣以致要衝之地凋弊至此誠可  
寒心大抵本官之於察訪雖有主客之分  
而奉公則一也驛卒之於本官雖無管攝  
之節而邑民則同也其在共濟一視之義  
固當隨事商確隨處顧恤俾無阻隔乖離  
之患而稷山則不然不惟無意於相濟仇  
視郵卒謀戲館役觸事生梗必欲撓敗乃  
已至如復戶一款猶屬第二件事如此而  
安有蘇殘起廢之望乎臣之妄料如臣罷

軟者從速罷黜使稷山縣監兼管然後可  
免掣肘之患不然則差遣曾經侍從爲  
守令所憚壓者使之及時更張保存殘驛  
宜矣憂憤之極唐突及此惶恐死罪

劄

伸救司諫尹煌劄

三司聯名

伏以古君子有言曰濟美由乎納諫虧德由乎  
自賢自古願治之君未嘗不虛心而納諫屈已  
而從人故君非不聖而誹謗有本世非不治而  
執藝有諫以虞舜之德而察乎邇言以晉文之

賢而聽乎輿誦未有直士見斥言路杜絕而能  
保其國者也在治世猶然况此危急存亡之秋  
乎 殿下卽位以來未嘗培養直節而輒示訕  
訕之色雖或下教求言而未開用一善策革  
一弊政在廷之臣悠泛度日恬嬉成習放進旅  
退各保其爵位而已故其在平日無事裾折檻  
之直及至危亂無奮義效忠之人虜以和之一  
字爲芳餌而君臣上下曾不覺悟謂降將不失  
臣節謂虜使解紛釋亂抗禮親接貶辱 殿陛  
賂以金繒質以玉帛含羞忍耻乞哀犬羊尹煌



所謂一國屈伏者不亦宜乎既云屈伏則其所  
謂名和而實則降者實非過激之論也 殿下  
不獎其直反以凶慘等語斥之未知 殿下振  
勵奮發期於滅賊而煌之言乃敢如是耶臣等  
竊恐正士結舌直氣摧沮含糊苟容之徒彈冠  
相慶節槩廉耻之士將不願立於朝矣 殿下  
若以降字爲耻則何不激勵一世以討賊之義  
曉諭三軍以死綏之節命將直前以決勝負而  
徒與醜虜守此小信寄在海島苟冀無事乎伏  
願 殿下改心易慮斥絕主和之議洞開言路

以旌忠直之士修明軍律振舉綱維蕩滅凶賊  
永有辭於天下後世不勝幸甚

答曰尹煌之言極為可駭而爾等如是稱譽今  
日人心亦難知也爾等俱以有識之人臣事降  
虜之君不亦著辱乎勿為徒責寡躬各自潔身  
遠去以為後日之地可也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三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四目錄

啓

請停奴營信使之行 啓 丁卯

請完城君崔鳴吉依律再 啓

請收司諫尹煌遞差之 命啓

請都元帥張晚遠竄 啓

請金摺朴惟建等依律 啓

請甑山縣令李復匡罷職 啓

請罷諸宮家魚鹽船稅蘆田 啓

再 啓

避嫌 啓

論右贊成李貴誆斥言官之失仍避嫌

啓

請罷諸宮家免稅 啓 巳巳

再 啓

三 啓

四 啓

五 啓

六 啓

七 啓

八 啓

避嫌 啓

請陽陵君許禘削官門黜 啓

再 啓

避嫌 啓

請收羅萬甲遠竄之 命啓

再 啓

三 啓

請收張維羅州牧使補外之 命啓

再 啓

三 啓

四 啓

五 啓

論兵曹判書李貴詒辱大臣 啓

再 啓

三 啓

請罷遣豐呈妓樂 啓 庚午

伸救大司憲鄭蘊仍避嫌 啓

再 啓

請禁 大君房折受 啓

請兵曹堂郎推考 啓

請查治竹山軍民搆誣地主之罪 啓

請禁公私賤投屬內需司之弊 啓

再 啓

避嫌 啓

請考講儒生勿拘額數落講軍保列立

名目 啓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四

啓

請停奴營信使之行 啓 丁卯

伏以臣竊聞督和胡書又到至以拒絕 天朝  
爲辭其頑悍甚矣悖逆極矣而 朝廷恬不知  
愼將有遣使許款之議云如此者蓋欲以羈縻  
之計姑緩目前之禍然目前之禍未必能緩而  
上違天理下拂人心日後之憂將有不可勝言  
者臣竊痛之夫君臣大義天之經地之緯人之  
彝也况我國之於 天朝義則君臣恩猶父子

死生存亡不敢有貳雖此窮蹙靡騁之日君  
臣上下斷當奮不顧身督帥精銳分據江津克  
壯天塹之勢痛陳曲直斥絕虜使堅定誓死之  
忠則彼雖莫強之敵豈能提不萬之師乘不習  
之艦輕犯我島中乎設或強弱異勢危逼之禍  
百倍於今日吾於君臣之間既已無憾則其賢  
於屈辱而苟存固已遠矣夫以我 殿下之英  
武明睿豈不瞭然於是非得失之歸而但爲兇  
鋒所迫妖言所惑其於守禦攻戰之策了無一  
事措畫日與羣臣從事於往復文字之間唯恐

片言隻辭之觸犯彼怒不知如此委靡將欲稅  
駕於何地此臣所以失聲長慟不覺肝膽之墜  
地也臣以無似待罪言地既不能直言極諫感  
悟宸聰又不能嚴辭正義斥折奸議隨衆碌  
碌徒費廩祿主辱臣死義豈如此其迷國溺職  
之罪大矣請命遞斥臣職

請完城君崔鳴吉依律再 啓初啓與司

諫尹煌聯名載八松集

完城君崔鳴吉僨國敗事之罪臣等已陳其大  
略矣乃以斗筭之才敢擅軍法之務其於守禦

之策攻戰之具無一事着實措畫而歛手安坐  
惟以媚奴納款爲能事竭一國之力以充溪壑  
之慾屈 千乘之尊親接犬豕之醜凡今 廟  
堂之臣均有辱國之罪而主其事者乃鳴吉也  
爲人臣而負此莫大之罪豈可泛歸 廟堂之  
論而不思所以亟正其法乎中外士民莫不痛  
心憤骨請亟斬鳴吉以快輿情

請收司諫尹煌遞差之 命啓

臣伏觀政院 批旨下者 雷霆之威不日收  
審日月之夏人孰不仰而臣愚以爲遞差之

命終不免拒諫之歸矣夫尹煌之疏出於愛憤  
之至情設使措語過當豈宜遽加威怒摧折之  
挫抑之若是乎旣諒其忠貞而有悔悟之心則  
尤當優容寬假以養其直氣又豈可遽其職而  
噤其口拒塞忠諫之路乎城門未開而言路已塞  
之所以亾也而今也則城門未開而言路已塞  
其於 聖德何如也國事何如也伏願 殿下  
更加三思亟 收尹煌司諫遞差之 命  
請都元帥張晚遠竄 啓  
奴賊之窺邊境久矣張晚之掌邊事亦久矣不

能前期謨畫致令賊騎長驅賊旣深入之後旋  
又竄身窮谷遂使 廟社播越於島嶼生靈盡  
膏於原野今日之事誰任其咎此而不重勘日  
後籌邊之臣必以晚爲辭而自爲身計而已將  
何以振 國綱而正軍律乎張晚決不可中  
付處而止請 命遠竄以快輿情

請金搢朴惟建等依律 啓

金搢朴惟建等守土嬰城不能效死剝頭降賊  
苟活偷生情無可恕罪不容誅 聖明何惜於  
此兩降俘而一向牢拒曲恕至此乎臣恐日後

懦夫惜殘之輩將無所知戒而效死於危亂之際矣金措朴惟建等決不可充軍而止請 命依律定罪

請甌山縣令李復匡罷職 啓

甌山縣令李復匡貪縱不法之罪前已備論之矣今不必更煩而復匡一日在官則貽一日之害何待於監司之詳覈乎請勿留難亟 命罷職不叙以解倒懸之急

請罷諸宮家魚鹽船稅蘆田 啓

今日 國事之急已到十分地頭公私蕩竭着

手無地苟可以利於軍餉則固當靡不用極而  
餘皆不暇計也迺者 國家特設管餉賣爵納  
粟其取悉於民何如而猶且不得已而爲之况  
此諸宮家魚鹽收稅蘆田設屯等事存之只貽  
民弊罷之庶補軍餉而 殿下堅執至此夫至  
愚而神者民也必將曰當此呼吸存亡之日與  
國同休戚之宮家依舊網利不念軍食之重何  
况我無知小民乎又將曰小民則賦役之外雖  
斗米粒粟必使之罄竭以入而諸宮厚祿之家  
任其科外之歛而莫之拮据其爲宮家地則厚



矣而獨不念顛連之民皆吾赤子乎遠邇離心  
互相悉誹則雖謂之 國家存亡攸係實非過  
論且此於諸宮家不過爲豐衣美食之資而罷  
之則裕民補軍足以昭 聖代無私之政 聖  
明何牽於區區一時之私恩而不念軍國之大  
計乎 殿下誠孝出天不忍輕改 先朝已例  
臣等亦知之矣但今危亡之禍剝牀而及膚凡  
事之不便於民而有補於國者不可拘常而置  
之也決矣伏乞 俯循輿論亟降輕稅蘆屯革  
罷之 命

再啓

臣等將魚鹽般稅蘆屯等事逐日論啓瀆擾  
之罪在所難免昨承 聖批其所設三不可者  
委曲懇惻仁心藹然臣等非不感誦欽歎而第  
伏念孝有大小事有輕重以今日言之則廓掃  
腥膻重恢疆土 聖孝之大且重者也 先朝  
所賜不忍變改 聖孝之小且輕者也先其大  
而後其小急其重而緩其輕此非 聖明之所  
當勉者乎敦叙九族帝王盛節而敦睦之義亦  
不在於薄物細利之予奪設使堯舜當此日艱

危之勢必不牽於親愛之私恩而忽於安危之大計也諸宮家自有常祿必不至窮乏而顧今朝虜憂長驅則無兵無食顛沛之虞必百倍今日當此之時諸宮家獨能享有其富而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乎臣等之意不惟經稅蘆屯科外之歛雖其常俸罄竭以八俾助軍食之萬一則風聲所及下民觀感亦知軍餉之不得不補矣軍餉旣足則滅虜刷耻之機實基於此其於感發人心鼓動義氣之道爲益豈不大哉請勿

留難亟 命革罷

避嫌 啓

方今大賊壓境狴然伺釁當枕戈嘗膽之日有  
偷安姑息之習百隸失職萬事不競危亾之禍  
迫在朝暮而不能牽裾碎首匡救闕失凡今臺  
閣之臣均有不諫之罪而實由於 聖明之不  
能虛受也臣愚之請竄張晚爲後日籌邊者戒  
也請誅金搢朴惟建等爲偷生苟活者戒也蘆  
屯之請罷將以補軍餉也般稅之請祛欲以除  
民弊也其區區憂愛之誠自謂不後於人而

聖批一向牢拒至於頃日所論甌山事非惟不  
爲允從至今監司行查臣愚以爲言官不可  
信則監司獨可信乎大官有忠君愛國之心而  
小官獨無忠愛之心乎一道之內有此可駭可  
惡之事而爲監司者不能察至使臺臣煩達監  
司之不明甚矣勿欺而犯聖人所訓臣雖不肖  
允蹈斯言安忍雷同欺罔自陷於不忠之罪哉  
國家置諫諍之臣所以繩愆糾繆言事得失  
而此時言官殆爲虛設君以虛授臣以虛受  
此豈國家之福哉逐日爲無益之啓徒費

廩祿臣實耻之請 命罷斥臣職以便私分以  
重公器

論右贊成李貴詆斥言官之失仍避嫌

啓

臣伏見右贊成李貴推考緘答蒲紙張皇橫說  
豎說所以詆斥言官者無所不至且驚且愕莫  
測其指意之所在也噫嘻痛矣尹煌趙綱之於  
李貴未知有何私憾而兩司多官豈盡李貴之  
讎敵煌綱之私人哉臺諫是非常隨一時公議  
公議所在臺諫安得不言尹煌之 啓趙綱之

疏皆因公議而出於忠憤非所以陷人於逆也  
聖批有侵辱臺官嚴治之 教重臣有請下  
司敗面質之劄豈意 聖明之世言路之塞一  
至此哉蓋其劄中所引上官桀張商英夜開北  
門善類魚肉等語語無倫理不足多辨而至其  
所謂黨同伐異者何人歟終始僞非者何人歟  
君父之被誣者何事歟重臣之見陷者何事  
歟若以憂國忠憤之言而諉之被誣見陷以伸  
救直言之人而歸之黨同僞非則臣不知臺諫  
爲誣罔乎重臣爲誣罔乎 聖明旣已嚴譴尹

煌矣不報趙絅矣其厭薄言官之意固已見於  
色辭而重臣今又折辱之至此無寧革罷有害  
無益之臺諫以祛冗食之徒乎 殿下爲 宗  
社大計撥亂而反之正李貴諸人協贊神謀可  
謂功存 社稷而謀國五載了無一事報効內  
則民情愁怨餓殍相枕外則賊勢驕橫戰骨盈  
城百度解弛庶事隳弊危兆敗證式日斯生臺  
閣之臣不忍坐待必至之禍憂憤所激略有所  
論列而今其言曰政在臺閣則亂不亦妄且謬  
矣乎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今之 廟堂臺



閣歧而爲二言必矛盾計必枘鑿不知協和  
朝廷而只要和好虜賊不能攻擊虜賊而惟務  
排擊臺閣臣恐夷狄侵陵非今日之憂也甲兵  
不足非今日之憂也 朝廷不和腹心受病將  
至於不可救藥此誠今日之所大憂也臣旣叅  
於尹煌論列李貴之 啓矣又叅於趙綱除出  
四大將軍官屬於體府之 啓矣臣之罪戾殆  
有甚於尹煌趙綱而尚猶冒據言地臣之廉耻  
喪矣况臣沉痾之疾近益添苦已無供職祇事  
之望而重臣詬辱之辭至此以此情勢何敢偃

然仍冒以重一世之譏笑乎請 命罷斥臣職  
使妄言者不復侷焉

請罷諸宮家免稅 啓 巳 巳

諸宮家免稅乃 先朝一時推恩之權宜非  
祖宗三尺之法也免稅之初亦豈知其流之弊  
至於此極哉臣未敢知 國家稅入之數爲幾  
何而費於胡費於倭每歲經用常患不足况砲  
手之糧平時之所未有軍官之料近日之所創  
設而其他冗食浮費未有如今日之多則臺臣  
之所以必欲罷免稅者實出於補國用紓民力

之意非故欲強拂我 殿下親親之政也 殿  
下獨不見昏朝時事乎其所以致亾之道非一  
而免稅殆居於一其曰王子鎮也淑儀鎮也翁  
主鎮也都監鎮也處處相望無邑無之而所謂  
管鎮宮奴都監差官勒脅守宰橫占阡陌榑楊  
狼藉貽弊萬端奸細之民又從以投托諸鎮竇  
緣佞奸人心憤鬱自底滅亾此 殿下反正之  
初所以洞燭民隱卽 命革罷者也不意近日  
以來禁網漸弛各處諸鎮次第復設如或任其  
自爲從而免役則將至於國不爲國矣昏朝之

日惟先生文集卷之四  
轍其忍蹈之耶 殿下承大亂之後九苛征虐  
歛民所不堪者悉罷去之培養根本感召和氣  
然後庶幾上答天眷下聳人望可當虜賊前頭  
再噬之患而今於免稅一事堅執如此民生困  
而莫之恤國計縮而莫之念實非羣下之平日  
所望於 聖明者也伏願 特加三思亟 降  
免稅革罷之 命

再啓

民之出粟米事上者田稅也國之供一歲經費  
者田稅也 我國典章元無宮家免稅之文

祖宗敦睦之義非不至也誠以民之正供國之經用不可輕施也雖有數結許免之時特豐亨時些少之恩豈若今日之濫飭歛宮奴憑爲囊橐奸民投作淵藪歲增月益今至數千餘結國計之欠縮民生之偏苦已到十分地頭親愛之仁雖曰至矣獨不念舉國之顛連皆吾同胞乎目今強寇壓境舉國騷釋居無積倉行無裹糧庚癸之患已迫燃眉南牧之騎無計式遏則諸宮家獨能享有其富而晏然坐視乎臨御七年之內再經變亂憂虞之象日以滋甚此正母

皇朝通志卷之四十一  
十一  
息在莒之時苟或涉於疵政則雖是 祖宗朝  
流例猶當勇革之不暇況此數十年積弊苦瘼  
其可因循而莫之恤乎實係民生之利病 國  
家之安危臣等不得請則不退請 加睿思亟

降俞音

三 啓

諸宮家免稅爲今日莫大之弊民生之困苦以  
此國計之欠縮以此諫臣諍之大臣言之而  
殿下堅執至此臣等實未知 聖意之所在也  
臣等竊聞陰竹畿甸之小縣也公田纔二百結

而諸宮家都監鎮免稅者并二百餘結既無平時字號又無公家收稅許多田結之盈縮操縱一任管鎮之所爲而官不敢措手民不能堪命以之數間公廨埋沒於草莽之中而不能成邑樣小而一縣如此大而列邑可推且其秋成之後管鎮自食其八九輸其一二於宮家宮家之所入甚少而國家之所損甚多豈不大可寒心哉 殿下仁孝出天每以不忍遽奪 先王折受爲 教臣等非不欽仰攢歎而第今 國勢之危急日甚一日腥膻之汚塗炭之慘雖謂

之已亾可也 君臣上下斷當夙夜憂勤今日  
除一民瘼明日改一弊政一心孳孳於裕民足  
國之方庶可使 祖宗傳世舊物不至墜失公  
子公孫不失世祿而 殿下孝敬之道親親之  
仁至此而至矣盡矣何必膠守故常之見曲徇  
親愛之情而殘剝餘民洗削遺利以益濫占橫  
歛之弊而後方可爲 聖朝繼述任恤之美事  
哉伏願 殿下深察公私緩急之分大小輕重  
之勢快 從輿論卽 命革罷

四 啓



臣等聞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揀異  
國家自經昏亂之後田無定制賦無恒式斜科  
橫征宿弊已痼十年憔悴之民尚在塗炭之中  
非大振作不可以安輯非大變通不能以整頓  
况今之免稅處卽曩時所謂諸鎮而尤是殘剝  
民命斷喪邦本之大者不可不汲汲革罷而  
殿下特以事關先朝尚斲俞音不但有傷  
於轉圜之聖德而決非立政改紀撥亂圖治  
之道也殿下反正已過有成之年而聖敬常  
歉於日躋志氣漸流於宴安一號之發一令之

施皆襲秦故未有奮發更始之意如是而臣工  
之隋窳庶務之隳廢何足怪哉伏願 殿下毋  
忤於故常之見而忌更張之道毋拘於文具之  
末而忽遠大之規更 加三思亟 賜一俞

五 啓

國家置諫諍之臣本欲以繩愆糾繆也諫臣言  
之而人主納之諫臣論之而人主拂之存亾成  
敗在古可見臣等不必一一毛舉也免稅之事  
似非 國家存亾所係而今若因循不罷則存  
亾之機未必不由於此矣天下之事由微而至

著積小而成大免稅之初事若微小而今則蔓  
及列邑爲弊滋甚或至於縣邑不能成樣縣邑  
不成樣而國家獨能成樣乎臣等誠意淺薄  
言不見信免稅之弊聖明雖不能深知亦未  
必不知而猶且牢拒至此况安危之未著利害  
之不明是非之難斷聖明之所未能盡燭者  
乎聖明之置諫臣臣等之在言地未免爲虛  
授虛受無事而食人之食行呼唱於道路逐日  
爲無益之啓臣等竊耻之竊悶之伏願殿  
下深惟國家之大計勿爲姑息之政亟命

革罷免稅

六 啓

臣等將免稅事丁寧反復論列已盡而 殿下  
一向堅執竊恐 殿下猶未能洞知其弊而然  
茲敢更陳其槩伏願 聖明深究其源而勇革  
焉 國家自壬亂以後稅入之數半於平時而  
冗食之衆倍於前日恒賦之外三手糧也軍官  
料也西邊米也五結布也橫歛於民者不知幾  
何而度支有蕩竭之憂經用無可繼之道年前  
暫時之旱尚有賣官之舉脫有飢饉之荐臻師

旅之繼起未知將何以濟之耶諸宮家免稅旣是常祿之外而奸民又從以締結宮奴免役者托焉逃賦者投焉田結多少一任宮奴之操縱而及其收穫舉歸宮奴之私橐今以畿甸民結稅八而言之—結歲出米二斛千結之出當爲二千斛而宮家之免稅不知爲幾千結宮奴之操弄又不止宮家免稅之數則國家之所失將至於幾萬斛耶頃日自上令該曹查入陰竹縣田結臣等意謂必有更張之舉而到今寂無聞焉豈臣等所論或失其實歟臣等取考戶

曹官案則陰什縣免稅處殆與公田相半推此  
而可知稅入之欠縮矣古之帝王分田制祿公  
子公孫皆有常祿而未聞割土裂地任其收稅  
不爲定限有如今日者也請 深思經遠之計  
勿爲姑息之政亟 命革罷

七 啓

矯革弊瘼爲治之先務從諫如流帝王之盛節  
今此免稅之爲弊甚鉅而 殿下莫之革焉臺  
臣之陳 啓連月而 殿下莫之從焉豈 殿  
下未能深知其弊而然歟抑知之而爲不足革

歟且以諫臣之言爲不足從歟不知其弊則已  
既知其弊奈何不革人之幼學也不得爲宰相  
則願爲諫官爭是非得失於人君冀有以少行  
其道今 殿下毋論得失不計是非若出於臺  
諫之口則一切拒而不納臺諫之言豈盡無所  
補哉實非古聖王從諫如流之美也日望庶幾  
之改不避煩瀆之嫌請賜 俞音以革積弊

八 啓

當今 國家之艱虞由於稅入之欠縮稅入之  
欠縮由於免稅之濫觴臣等既知其弊不得不

罄盡所懷而 殿下牢拒至此雖謂之蔽於私  
情可也苟蔽於私則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  
其政害於其事辟親愛而憚繩檢樂因循而任  
縱恣馴致危亾之禍而不自覺悟此又臣等之  
所大懼也蓋此免稅自廢朝始而弊源一開末  
流彌廣冒占之弊日甚一日民生之愁苦國計  
之虛耗殆與曩時無異其爲 聖朝之累顧不  
大哉使其罷此而諸宮家沾於窮乏則 殿下  
之靳持猶之可也今旣萬無此理而其於安民  
足國之道大有關焉不審 聖明何憚而不肯



革罷乎請更 加睿思亟 降俞音

避嫌 啓

臣等昨因宮家免稅事伏承 嚴峻之批相顧  
凜惕不知所以措躬也惟我 殿下以上聖之  
姿啓中興之運百工仰德四方承風將何事之  
不可做何弊之不可革哉凡於政令之間一以  
大公至正之道處之庶可使朝廷尊重邦本鞏  
固而今乃區區委曲於私恩小惠之際不計民  
生之疾苦不念國計之虛耗不顧衆論之紛紜  
必欲使諸宮家任其所爲充其所欲而後已臣

等所謂蔽於私情者果是過激之論乎既蔽於私而不知所以裁之則惟此一念潛滋暗長有如火之炎炎泉之涓涓終至於燎原而滔天因此而馴致危亡之禍亦理勢之必至也 殿下非惟不能虛受發怒於蔽私危亡等語前後聖教愈往愈嚴至有臣子所不忍聞者不審聖明本源之地有何偏滯之病而辭氣之失平若是耶豈以今之居臺閣者皆非其人而不顧分義敢欲責難於君斯為僭妄可罪者耶抑以爲一事之私豈必至於亡國而無難發口強聒

不捨斯爲狂誕可責者耶易曰危者安其位者  
也凶者保其存者也淪凶之兆衰替之漸人皆  
見之而 殿下少無憂懼之念但思姑息之計  
欲使羣下粉飾太平務爲豐亨豫大之言其於  
安危保存之道不亦左乎臣等俱以無狀不復  
取信於 君父致有如此過舉誠無顏面自立  
於諍臣之列請 命罷斥臣等之職

請陽陵君許禔削官門黜 啓

陽陵君許禔前後投疏敢論大禮舉國之人莫  
不深惡其所爲而其時兩司之交章請罷不過

斥其妄言而已今者彈墨未乾復此擲揄蓋其  
縱恣無忌之狀已極痛斃而臣等取見元疏則  
滿紙張皇無非詬辱 君父脅勒朝廷之語臣  
子之所不忍正視者也爲人臣者負此悖慢之  
極罪施以禦魅之典亦云末減請 命極邊遠  
竄

再啓

陽陵君許禱敢以愚妄之見頃論莫重之禮倡  
發怪論幸免邦憲而不意今日復進妖疏上以  
探試 聖意下以熒惑人聽其逢迎之態擲揄

之狀國人之所共憤也人臣負此重罪不可暫  
刻容貸請 亟命遠竄以快輿情

避嫌 啓

臣之愚劣最出人下而沐浴 恩榮冒忝言地  
袞職有闕而不能爲一言以補之綱紀日紊  
而不能爲一言以振之民生之凋瘵已極而不  
能進拯濟之嘉猷南北之邊患方深而不能獻  
威敵之奇策徒以許禱等事逐日陳 啓上下  
相持有若循例塞責者然所失與同僚無異而  
適有狗馬之疾未得一時引避臣罪至此而尤

大請 命罷斥臣職

請收羅萬甲遠竄之 命啓

臣等伏觀昨日 備忘記深惡黨論痛滌痼習  
之意溢於辭表在廷之臣孰不竦然知警第羅  
萬甲遠竄之 命臣等竊以為過矣王者用法  
必須罪名彰著然後酌其輕重以其罪罪之故  
受之者無辭而人心服矣如或罪名未嘗用律  
過當則人不服罪疑懼轉甚豈不大可慮哉目  
今 朝著之上雖大官重臣猶不得操弄朝政  
萬甲以年少一小官雖欲主張時論進退人物

有何權柄之可擅而惟意所欲哉使萬甲果有專擅之罪則削籍投監固無不可既無其實又無其迹而勒定罪名遽加重律非但有駁於瞻聆實爲 聖朝之過舉臣等區區之意非敢一毫爲萬甲地也只慮其用法之過當而納吾君於無過之地而已請 收羅萬甲遠竄之 命

再 啓

自古朋比之禍未有不亾人之國滅人之社不惟 殿下惡之臣等亦惡之然 殿下之於羅萬甲既無罪名之可據又無形迹之可著而徒

以色目疑之遽施以遠竄之律臣等恐國人有以窺殿下喜怒之偏而乘時傾軋之風將自此漸矣大有乖於聖人明照平施之道請收羅萬甲遠竄之命

三 啓

臣等將羅萬甲事連日陳啓瀆擾之罪在所難免殿下之於萬甲處分過當以致巖廊之上鼎席不安縉紳之間物議相激求以清朝著而適以擾之此豈盛世之美事哉大抵聖明之學於中和極功猶有所未至故情之未發既



不能無所偏倚其發也又不能無所乖戾今日  
萬甲之事亦其反躬猛省之地也伏願 殿下  
虛心於應物之際用力於難制之機亟 收羅  
萬甲遠竄之 命

請收張維羅州牧使補外之 命啓

人君之進退臣僚一付之公議而已國人皆曰  
賢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從而用之斥之張維之  
不可黜外不惟臣等爭之大臣亦言之公議所  
在斷可見矣而 殿下拂人之情乃至於此實  
非臣等所期望於平日者也 殿下之於張維

風雲之會迥出千古豈尋常君臣之比哉使維  
若有可斥之罪則固當嚴降 明旨詰其曲直  
辨其情僞然後有罪則罪之無罪則赦之非但  
事理明白維必服罪之不暇而在廷臣僚亦得  
以相警矣今者維之曲直未著也情僞未分也  
乃以少劄之故遽施無前之罰瞻聆所及孰不  
驚駭雖在庶官不以罪罪之人心尚且不服况  
於 經幄重臣無罪之可名者乎待維如此其  
他可知人心疑懼轉益不安此豈清時盛德事  
耶請 收張維羅州牧使除授之 命

再啓

君臣猶父子也子不容有隱於父臣不容有隱於君張維自以受知 聖明際遇不世頃日陳啓蓋出於念及遺闕知無不言之意寧有一毫孤 恩濟私自陷於欺罔之理哉設使措語過於樸直而欠於委曲亦不過忠憤所激言不知裁之致其在人君虛心聽言之道決不當如是之挫折也張維之本情無他而 殿下之施罰太重臣等恐莊士卷舌懦夫含嘿務爲順旨之計而無一人盡言於 聖明之下豈細憂也

裁請還 收張維羅州牧使除授之 命

三 啓

人臣之進誠不一其道而人主之聽言必原其情周昌桀紂之噓殆近彰君之惡魏徵獻陵之對亦涉慢君之歸苟不濺原其情而徒以言辭罪之則二臣者將不免於顯戮矣然當時之君知其愛君無他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臣等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擊節而三復也今此張維之劄出於愛君憂國之衷而言人之所難言 殿下苟能優容而翕受克察用罰之失痛

絕偏係之私則上下之間情意流通君仁臣直  
之效庶幾得見於今日而特以一二句語之過  
當無難發怒於辭氣之間至以欺蔽不直等語  
責之原維本情略相近似於此等題目乎以此  
非情之教而施於下賤尚且不可而况於經  
幄重臣乎况以我殿下之明聖聽納之美反  
下於漢唐雜伯之主此尤臣等之所共慨惜者  
也且維昵侍近密久沐恩寵可謂殿下之親  
臣矣一言忤旨遽生疑阻加以貶斥棄之如  
遺豈所謂使臣以禮之義哉非但有傷於國體

人心因此不安請 賜俞音亟 收成命

四 啓

臣等昨論張維事 聖批有曰罰貴大賞貴小  
今此補外未為不可臣等竊以為不然人君施  
罰當從罪之輕重豈係官之高下使維為欺蔽  
為不直則貶之可也斥之可也而維之無欺蔽  
無不直大臣分疏之矣三司陳 啓之矣下至  
厮賤亦知其不然矣臣等伏見 殿下謀吞衆  
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疑人於  
不當疑之地加罪於不當罪之人維之抱冤固

不足言而 國家之刑章竟何如也此臣等之  
所以逐日論列而不能已者也請還 收成命

五 啓

古人云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  
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今 殿下盛  
怒於張維勢不可回臣等非不知之而逐日公  
車論列不已者誠以 聖度包容卓越前古不  
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有望於 殿下且恐國  
家形章因此而失中日望庶幾之改不避瀆擾  
之嫌伏願 聖明平心察理亟收張維羅州牧

使除授之 命

論兵曹判書李貴詬辱大臣 啓

卽日 筵中兵曹判書李貴詬辱左議政金瑬  
 無所不至至以爾瞻比之使瑬果有爾瞻之罪  
 則貴之言是也瑬安敢在相臣之位也貴之言  
 誣也貴豈可免搆誣大臣之罪也誣辱大臣於  
 殿下之前而 殿下無一可否語臣未敢知  
 殿下其以李貴為是耶其以金瑬為是耶貴  
 是則瑬非瑬是則貴非天下豈有兩是之理哉  
 貴之搆誣罔極而 殿下不為呵責瑬之陳劄



自劾而 殿下優容以答是 殿下兩是之也  
金瑩李貴俱有旋天浴日之勳其再造 宗社  
之功則一也而 殿下旣以瑩置之相位則貴  
安敢挾勳驕恣搆誣相臣凌蔑 朝廷至於此  
極也昔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以敬大臣夫  
大臣者百責之所萃也處一人之下而位百僚  
之上人主之所倚而爲治者也朝野之所恃而  
得安者也是以古之人君得其人而置其位信  
之篤也任之專也小臣無得以間之讒言無得  
以入之故 朝廷尊焉治化成焉自古及今未

有大臣見侮而能免於亂亾者也今者李貴之詬辱甚矣金塗之被侮極矣 朝廷之不尊無大於此其於敬大臣之道果何如也其幾侮大臣毀壞體貌之罪不可不懲請兵曹判書李貴特命罷職

再啓

臣昨日論李貴詆辱相臣之罪 聖批有曰其時所陳似涉無情不必如是論罪臣竊以爲不然朝廷者 祖宗之朝廷也大臣尊則朝廷尊大臣輕則朝廷輕李貴安敢以一時之忿而詆

辱相臣 殿下亦豈以元勳之故而曲恕至此乎半日 筵席說話無非侵侮詆辱之語則有情無情非所論也天下事非一家私使貴設有不悅於塗者當平其心氣順其辭令陳其是非曲直而已豈可驕橫縱恣略無顧忌至於此極耶李貴之詆辱狼藉則置而不問金塗之自列丁寧則 教以勿較使彼此曲直相蒙而莫之別有若解其私鬪者然國人傳之史筆書之謂今日 朝廷當如何也其殘侮大臣貽辱 朝廷之罪不可不懲請 命罷職

三 啓

敬大臣乃是為天下國家之第一義惟我 祖  
 宗服膺聖訓莫之或替式至于今若使人得以  
 辱之人得以間之豈可以任棟樑之寄而展股  
 肱之效哉兼兵曹判書李貴頃於登 對之日  
 因其私忿詆辱左議政金瑬極其狼藉及其羣  
 議喧騰難掩其迹則乃敢肆然陳劄諉之以泛  
 論殊不知自陷於愚弄欺謾之歸 朝廷之不  
 尊孰有大於此者乎請亟 命罷職使大臣重  
 而 朝廷尊焉

請罷遣豐呈妓樂

啓 庚午

今日國事之危比先朝太平之時爲何如也  
此非調習妓樂處以宴安之時而該曹回啓  
必欲拙置意見所在臣實未曉也况豐呈旣行  
之後到今仍留亦甚無據不論其成才與否請  
并命罷遣

伸救大司憲鄭蘊仍避嫌 啓

逆珙之罪邦人共誅國是大定而前大司憲鄭  
蘊妄陳所懷至於請復其爵重臣之請罷三司  
之論劾宜矣然而 聖明旣遇災求言 下教

曰言雖不中亦不爾罪云爾則蘊之言雖或不中諸臣之請罪非所以將順 聖明洞開言路之義也臣自外而來竊欲開陳不必然之意而臣本嶺人也蘊亦嶺人也不知者必以臣爲護蘊含默出仕矣卽伏見兵曹判書李貴劄子則以爲烏可以父子之大義責之於今日臺諫云臣亦臺諫之一也顯被詆斥乃至於此安敢覲然仍冒以貽 清朝之羞辱乎請 命遞斥臣職

再啓

頃於本府齊坐時臣與執義趙緯韓所見頗異  
各陳於避 啓中玉堂處置似不當兩出而既  
出之後緯韓以此呈遞則臣亦無晏然出仕之  
理連上辭單見阻於喉司今纔八 啓又有出  
給之 命自顧義分慄惶方切卽伏見執義權  
濤避嫌之辭則以前日女謁等八字抹去之故  
至有窺測淺深俯仰之語此則臣與緯韓所見  
矛盾之一款也當緯韓議去八字之際臣果再  
三力爭而或恐有意外風浪未免隨叅於論  
啓之章臣既知其非而不能堅守已見墜落風

采之失著矣何敢靦顏仍冒乎且臣疾病沉痾  
歲月已多道上添傷視前尤劇當 聖明宵旰  
之時幾有絲毫之補而徒以呈告爲事臣之不  
職之罪至此尤大請 命罷斥臣職

請禁 大君房折受 啓

宮家折受之弊及於海洋黃海京畿沿海一帶  
已爲痼弊識者之憂久矣今聞全羅道興陽縣  
去海岸三十里外有所謂羅老島者只有漁戶  
數三十而湖南濱海七八邑漁採之一都會也  
又爲 大君房所折受云此等弊端之及於遠



方亦曩時之所未聞不但爲 聖德之疵政而  
已且念 大君年幼必無與知之理此是內奴  
之泛濫奸猾者中間稱托以致貽累於 國家  
究厥罪狀尤爲痛駭請 命本道查覈 啓聞  
嚴加禁斷

請兵曹堂郎推考 啓

反正之初臺諫請禁女人之出入 闕門者蓋  
有所深懲而痛革之也自 上快賜允俞之教  
矣近來人心日偷防禁隨弛無籍女人之冒法  
出入者固有絕極其流之弊何所不至兵曹之

官閫禁是察而全不檢飭難免怠職之責請該  
曹堂上郎廳從重推考

請查治竹山軍民搆誣地主之罪 啓

守令之憑公營私侵虐軍卒在在皆然有惡則  
訴亦無足怪而吏民之告其守令者全家徙邊  
昭載法典則其意豈偶然哉內有臺諫之風聞  
外有監司之詢問別有御史之廉訪守令賢否  
民間疾苦上聞于 朝廷不一其路若使管下  
之人任其告訴之習則因嫌搆捏之弊亦安保  
其必無也爲土主者將無以發一號施一令終

不得措其手足矣上下統攝名分維持之義至此而盡壞豈非可虞之甚乎臣等伏見御營廳前後 啓辭則竹山等數邑守令皆因土民之訴連有拿囚之 命臣等未見原狀雖未知該倅所犯之如何而其粘付一二官帖以爲早晚陷害土主之用者其所設計誠可痛惡本廳雖急於慰悅軍情有此陳 啓然何其不思後弊之難防耶被拿守令供招若涉冤枉則前後告訴軍人請 令有司更爲窮覈亟 施全家徙邊之律

請禁公私賤投屬內需司之弊 啓

曩日公私賤互相投屬之弊罔有紀極癸亥以後大開伸理之門遐方抱寃之民莫不歡欣鼓舞矣數年以來漸不如初非但已得伸理者稍稍復舊甚至曩時不能坐心之類亦皆公然投屬如忠勳等府上司衙門而其爲淵藪者比比有之其中內需司爲尤甚窮閭愚悞之民自生疑畏莫敢裹足訴寃而其得自達於輦轂之下號訴於環衛之外者皆向來鼓舞之民也識者之深虞隱痛不止於痛哭流涕而已請內

需司官員中主張作弊者令攸司摘發治罪外  
方愚民如有投訴稱冤者切勿廢閣一一啓  
聞在處伸理之意下 諭于八道監司

再啓

近來內需司投屬之弊日滋而月長澁以濫觴  
之有漸爲憂昨日論 啓實出於防微塞源之  
遠慮而 聖批至以抱冤曲折及作弊者姓名  
一一詳論爲 教臣等之愚不能無惑焉臣等  
雖無狀待罪言地所職知無不言而已 殿下  
欲聞抱冤曲折則有司存焉當以臣等所 啓

下詢該曹如曰都無此事臣等當伏妄言之罪  
至於作弊者姓名則凡事既有其弊便有主張  
爲之者理勢之必至也內需司官員如別坐輩  
瑣瑣冗賤者姓名臣等非惟不知亦非臣等之  
所當知也 殿下必欲懲此輩輩此弊則內司  
亦有次知提調若以臣等之 啓嚴加詰問必  
不敢有所欺隱臣等之所謂攸司者正指此也  
請 令攸司斯速摘發治罪外方愚民如有投  
訴稱冤者切勿廢閣一一 啓聞在處伸理之  
意下 諭于八道監司

避嫌 啓

曩時昏亂之政足以凶人之國者不可毛舉而  
其一尚存卽內需司之弊也 反正之初廷臣  
之請罷是司其深憂遠慮正在於此近來人心  
不淑廉隅都喪士大夫之以贓得罪者項背相  
望况此冗賤之輩苟利於身亦何所不至哉遠  
方私賤之欲叛其主者必販賣田宅裝載入京  
先求此輩之主其事者做藏行賄聽其指揮而  
俯仰焉本司訴牒外方行會因緣付托不一其  
狀而皆出於其手矣 啓下公事旣下外方則

守令之承望風旨固不足怪而藩臬之臣往往亦不免有所左右於其間此皆舊時之餘習而熟處之難忘者也愚下之氓猝然遇之怖怕救死之不暇不敢出一聲自白而其能得致於

輦轂之下訴冤於匭函之前者亦必傾財破產先致於厥輩之家冀得伸理則彼又取見所持文書爲之周旋指撝以直其冤而自以爲功於甲於乙前後反覆坐享其利而國家爲歸怨之所臣等安得默然而已乎昨承 聖批一則曰似爲無據一則曰殊欠正直未知臣等何負



於 殿下而言論之不能取信一至此哉卽今  
本司公事之 啓下該曹該院者無數而皆經  
乙覽則冤訴之實狀 殿下旣已知之矣臣  
等之言果出於無據乎彼狗鼠之輩蝨處廝賤  
之地竊弄操縱之柄而其事則不出於朝報其  
名則不掛於官案無惑乎臣等之不知也臣等  
無狀雖不敢自處以正直而若謂之知而不言  
亦臣等之所不服也 殿下非不知此弊之濫  
觴而旣不能痛絕其根本又曲爲之發難回護  
以爲拒諫之資此無非臣等愚戇固滯言不知

裁以致 殿下蔽於私意摧折言者之失臣等  
之罪至此尤大請 命遞斥臣等之職

請考講儒生勿拘額數落講軍保別立名

### 目 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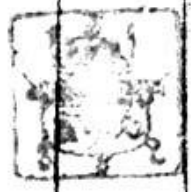
學校儒生之定額非以多士而有限廩養之道  
不可以無其數也若於考講之際一從額數則  
非但有歎於 朝家待儒之道亦不無遺才抱  
冤之患豈可不十分裁量而善處之乎 事目  
中雖有御史臨時啓 聞處置之意而但念  
事日本意旣以額數爲主則雖曰量數加定終

歸於定限之偏而有乖於右文之意且落講充軍雖是不易之典而此法不行於士族其來已久一朝遽行必多惡苦難堪之患矣大抵州縣校生未必皆士族亦多良民之避役者落講充保渠亦自分而至若三南凡在校案者幾盡士族國法鄉風旣以闕闕爲重則其視充軍無異就死地雖曰收布所惡者名也臣等之意無論額數多少惟以八格與否爲取舍之地而雖未八格查別分明士族之類亦勿充保設或充保或名以落講收布或別立名目一以資軍實一

目錄  
卷之四  
三十四

以慰人心似合變通之道請  
令本廳更加商  
確施行焉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四



뒤표지 앞면

